

李光头和宋钢不认识木牌上“地主宋凡平”这五个字,但是他们知道就是这五个字让宋凡平倒霉的。没有这五个字的时候,宋凡平在桥上威风凛凛地挥舞着红旗;有了这五个字,连个小孩都能冲着他吐口水撒尿了。有一天,两个孩子终于忍不住问他:

“这是什么字?”

当时宋凡平刚刚擦干净他的大木牌,听到孩子的话以后怔了一下,随即他笑了起来,对他们说:

“过完这个夏天你们就要上学了,我先教你们认字,就从这五个字开始……”

这是李光头和宋钢第一次上课,宋凡平教他们坐下来身体要挺直,手要放端正,又把那块大木牌挂在墙上,还去拿来一根古人用的筷子。宋凡平在教两个孩子认字前的准备工作,差不多用掉了半个小时,让李光头和宋钢激动无比,让他们对接下来的上课充满了期待。

宋凡平站到大木牌前,认真地咳嗽了三下说:“现在上课了,我先宣布两条纪律:第一,不许做小动作;第二,发言要先举手。”

宋凡平举起那根古人用的筷子,指点着木牌上的第一个字说:“这个字念‘地’,你们想一想,‘地’是什么意思?看看你们谁先知道?”

宋凡平先是用手指着地,又用脚踢着地,还不断地向李光头使眼色,向宋钢使眼色。李光头抢在了宋钢前面,他伸手往下一指,喊叫起来:

“我知道啦……”

“等一下,”宋凡平打断他的话,“发言要先举手。”

李光头一边举手,一边说:“下面的就是‘地’,我们就在‘地’的

上面。”

“对了!”宋凡平说,“你真聪明。”

然后宋凡平指着第二个字,他说:“这个字更难,这个字念‘主’,想一想,你们以前听到过‘主’这个字吗?”

李光头又抢在宋钢的前面举手了,宋凡平这一次没让他回答,他说:“刚才你先说了,这次让宋钢先说。宋钢,你想想,有没有听过‘主’这个字?”

宋钢胆怯地说:“是不是毛主席的‘主’?”

“对了!”宋凡平说,“你真聪明。”

李光头这时叫了起来:“他还没有举手……”

宋凡平对宋钢说:“是的,你刚才没有举手,现在举一下吧。”

宋钢急忙举起了手,同时不安地问:“现在举手还来得及吗?”

宋凡平大笑起来,他说:“当然来得及。”

这一天两个孩子学会了五个字,先是学会了地上的“地”,又学会了毛主席的“主”。他们终于知道木牌上是什么字了,他们心想连起来就是“地”上的毛“主”席,后面跟着的就是“宋凡平”。

此后的日子里,宋凡平每天和他的大木牌在一起,提着它早出晚归,就像城里那些提着菜篮子上班下班的女人一样。李光头和宋钢仍然到处乱窜,他们把这个小城都跑遍了,只要是人去过的地方,他们都去了;就是鸡鸭猫狗去过的地方,他们也去过了。大街上的红旗和大街上的人仍然多如牛毛,每天都像电影散场似的;戴高帽子的挂大木牌的人也是越来越多,刚开始在中学门前的街道上扫地的只有宋凡平,几天以后变成了三个人。有两个老师也挂着大木牌与宋凡平站在了一起,三个人高矮胖瘦低头站在那里。其中有一个戴着眼镜的瘦老头,他的木牌上也写着“地主”两字,和宋凡平的一模一样。